

外冷内热的面瘫锦衣卫

机智灵敏的吃货文官

艰难世道中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金牌搭档』

联手匡扶公理与正义

# 成化十四年

梦溪石 著

成化十四年

梦溪石 著

☞ 苏州案 ☞

- 第四十二章 奇怪少年 002
- 第四十三章 另有内情 016
- 第四十四章 美人碰壁 034
- 第四十五章 倒戈相向 054
- 第四十六章 千钧一发 069

☞ 科举案 ☞

- 第四十七章 宴有好宴 086
- 第四十八章 旧友叙旧 104
- 第四十九章 前因后果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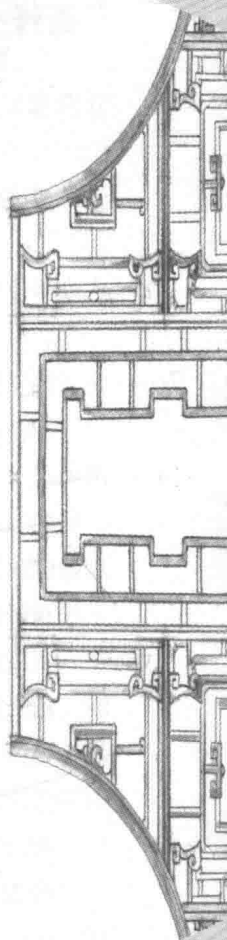


第五十章	诗为心声	138
第五十一章	焚尸灭迹	153
第五十二章	艳福不浅	169
第五十三章	九死一生	186

真假太子案

第五十四章	内阁风云	204
第五十五章	彗入北斗	220
第五十六章	暗潮汹涌	238
第五十七章	如何抉择	249
第五十八章	公主有请	264
第五十九章	诸事不宜	280
第六十章	争分夺秒	295
第六十一章	浩气长存	312
番外	江南之行	325

苏州案



## 第四十二章

### 奇怪少年

胡文藻虽然说隔天要来拜访，但实际上第二天根本不见人影。

唐泛亲自到知府衙门拜访，却被告知胡文藻有事外出，正好不在。

这一下，唐泛哪里还会不知道对方是在故意避开自己？

钱三儿怒道：“这胡文藻可真是不识好歹，大人明明是来帮他解决问题的，他却好像觉得大人是来给他添麻烦的，大人就不该管他！”

唐泛道：“既然他不愿意见我，那我们就见愿意见我们的人。”

钱三儿疑惑：“谁？”

唐泛道：“南直隶巡按御史——杨济。”

钱三儿喜道：“是了，不是说他与陈銓都弹劾胡文藻不作为吗？如今胡文藻避而不见，可见他心中有鬼，看来这胡文藻果真有问题！”

唐泛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巡按御史并非常驻官员，所以不设府邸，每到一处，都住在官驿，与唐泛一样，区别只在于唐泛是朝廷直接派下来的，论官职也要比巡按御史高上许多。

昨日唐泛他们抵达吴县的时候，杨济并未出现在迎接的人群里面，之后唐泛问过官驿的人，据说杨济前往昆山县巡视去了。

虽说要见杨济，但唐泛也没有在官驿干等，而是带着钱三儿，两个人在吴县的大街小巷中闲逛。

这下可乐坏了钱三儿。

在扬州那会儿，他要惦记着给唐泛买点心，又怕自己不在没人护着唐泛，短短

一个时辰便跑了个来回，根本不敢久留，更谈不上玩乐，如今唐泛带着他出来，可就是名正言顺了。

钱三儿这里走走，那里摸摸，不过也就是看个新鲜罢了，南北风物差异很大，南方的玩意儿终归要更加精致漂亮一些，这体现在许多点心吃食上，连上头点缀图案的花纹仿佛也要更加细腻几分。

两人进了一间老字号点心铺子，唐泛让掌柜称了两斤各式点心，让钱三儿捧着，他自己则拈起一块玫瑰糕往嘴里送，点点头赞道：“还是记忆里的味道！”

掌柜闻言便笑着凑趣道：“这位客人说话调子带了南音，衣袍款式又是北方的，想必是离家多年之后回来探望父母吧？”

唐泛笑道：“掌柜的好眼力啊，不过这同在大明天下，南北衣袍还有差异吗？”

掌柜道：“怎么没有？像南方这两年时兴的是鹅黄色，不管男女老幼，许多人喜欢做上一身鹅黄外裳，还有您那玉佩的穗儿，也跟南方的打法不大一样。”

钱三儿咋舌：“照我看，这些玩意儿不都是女子才讲究的吗，怪道人家都说南方男人软兮兮的，敢情都将讲究用在这上头了！”

说完他就得了唐泛一个白眼，钱三儿这才想起唐泛也是南方人，自己可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吗？于是连忙谄媚道：“您自然是不同的，您的人品、胸襟，哪能用南北来界定呢！”

唐泛没生气，点心铺掌柜倒是不乐意了：“小哥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南方男人怎么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江南比北方富庶，人自然也就活得讲究了！”

钱三儿笑嘻嘻道：“掌柜别生气，我就是开个玩笑，我家公子就是南方人，我哪能说南方人的不是呢！就是我觉得奇怪啊，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儿怎么说也是苏州府的治所，怎么反倒比扬州那边还要萧条几分？难不成江南最繁华的只有一个扬州城？”

这一回掌柜却没生气，只是叹了口气：“这都是去年那场饥荒闹的，咱们吴县还算好的了，听说吴江那边更惨，到现在都还没恢复过来呢！”

唐泛顺势问道：“吴县如今可还有受灾的百姓？”

掌柜道：“没有了。”

唐泛奇怪：“怎么没有了，太湖边上不是被淹了吗，今春就能重新种下庄稼了？”

掌柜道：“不是，他们都往吴江那边去了。”

唐泛问：“这又是为何？”



掌柜唏嘘道：“去年吴江和吴县这两个地方可真是得罪了老天爷，先是春天干旱，到了夏天又发大水，我有亲戚在城外太湖边上住，他的田地全淹了不说，连屋子也都淹了。没办法，只好来投靠我，这还算是好的，接着又闹起瘟疫，死了好多人，官府担心瘟疫散布，就不允许他们进城，不过后来听说吴江那边的粥厂更足，许多人就跑到吴江去了，这都是去年的事了，去年冬天的时候听说又冻死了不少人，现在已经开春了，情况应该好很多了吧！”

二人出了点心铺子，此时唐泛已经将钱三儿手中那两斤糕点吃得没剩多少了，连带还喝了掌柜一壶雨前龙井，肚子都饱了七八分。

自然，那点心钱三儿也没少吃，不过归根结底还得佩服唐大人缘好，跟掌柜聊得来，否则后面那壶雨前龙井是万万没有他们的份儿的。

钱三儿看着自己手上空荡荡的油纸，又摸摸肚子，有些不甘心：“大人，那午饭咱们还吃不吃啊？”

唐泛：“吃啊，怎么不吃？”

钱三儿：“您还吃得下啊？”

唐泛睨了他一眼：“怎么吃不下？你要是吃不下就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去吃得了，让我想想，中午吃什么好，松鼠桂鱼呢，还是龙井虾仁？”

钱三儿听得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都好，都好！”

二人正在说笑，冷不防前面传来一个惊喜的声音：“唐大哥？”

唐泛循声抬头，却见那日分别之后就没再见过的陆灵溪站在前头不远处，正一脸惊喜地看着他。

没等唐泛回过神，对方已经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上前来。

“唐大哥，你怎么在这里？那天我回去之后，本想收拾完行装就厚着脸皮过去蹭你的船，谁知道回岸边一看，才发现你们的船只早就上路了，怎么走得那样快，难道是知道我想蹭船吗？”

陆灵溪语气里透着一股亲热和欢喜，话语之中又带上一丝丝的委屈，令人听着也禁不住微笑起来。

唐泛笑道：“这不是又见上了？”

陆灵溪高兴道：“可见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唐大哥这是在逛街吗？我在吴县住过一段时间，对这里熟悉，我带你们去逛吧！”

唐泛道：“我们正要找个地方吃饭。”

陆灵溪道：“那我就更熟了，跟我来，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唐泛含笑说：“那可正好，看来今日有口福了。”



说话间，他带着唐泛和钱三儿二人进了一家饭庄，要了一个陈设典雅、视野开阔、景观优美的包间，又轻车熟路地点了好几个菜，看样子从前没少来过。

“唐大哥，这里的松鼠桂鱼做得特别地道，你今天得尝尝，改日你若是有空儿，城南还有一家，是专门做冰镇黄鳝的，你们来得巧，夏天吃这道菜最是爽口了……”

“益青。”唐泛忽然出声。

“唐大哥，怎么了？”陆灵溪疑惑。

“你知道我是朝廷命官，奉命来苏州办事的。”唐泛道。

陆灵溪点点头：“你说过。”

唐泛道：“那你知道我是来办什么的吗？”

陆灵溪想了想，笑道：“莫不是与去年的饥荒有关？”

唐泛也笑了：“你说巧不巧，我刚过扬州，你就找上门来，如今到了苏州，咱们又来了一场偶遇，说吧，你到底是何人派来的，跟着我又有何目的？”

伴随着唐泛这句话，陆灵溪的笑容逐渐收敛。

他笑起来的时候有股天真的味道，然而不笑的时候，又显出几分冷峻来，原本一直带笑扬起的薄唇此时微微抿住，令人觉得有些薄情。

若是再大几岁，经过岁月的沉淀，这少年一定会变得更富有魅力，到时候也不知会有多少女儿家为他倾倒。

“唐大哥这话，是什么意思？”

唐泛微微一笑：“明人不说暗话，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二人四目相对，原本说说笑笑的轻松氛围霎时间有些紧绷，钱三儿在一边也跟着悬起一颗心。

昨夜陆灵溪在河上大显神威的时候，他碰巧不在，但后来陆灵溪从唐泛那里离开的时候，他是亲眼看着官船距岸边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陆灵溪直接就从甲板上飞纵而起，稳稳落在岸上，那等高超的身手当时就让钱三儿大吃一惊，又听船工们说起陆灵溪救人的事迹，便觉得这人的身手，在自己见过的人里边兴许只有隋州和汪直能够与之不相上下了。

现在眼见陆灵溪变脸，他当然就害怕对方会冷不防地对唐泛不利，正准备必要时冲上前去。

却见唐泛那边夹了一筷子松鼠桂鱼送入口中：“嗯，这鱼的确不错，肉质鲜嫩、酸甜可口，很下饭，小二，上一碗白米饭，你们要不要？”

“……”钱三儿瞬间泄气。



“大人，您的气势能不能稍微再延长一些，这样让我这个当手下的还怎么帮忙撑场面啊！”

陆灵溪扑哧一笑，摆摆手：“我不要，我不喜欢吃米饭，小二，给我来一碗白粥吧。”

“唐大哥，”他看着唐泛，表情认真，一脸纯良无辜，“你觉得我会对你不利吗？”

唐泛接过伙计送来的米饭，道了声谢，并不急着回答他，而是先用筷子挑起一点儿米饭试了试，点点头表示满意。

“这米饭也不错，太湖米果然名不虚传！不过既然去年闹饥荒和水灾，为何现在却还有新米，难不成是别的地方运来的？”

陆灵溪摇摇头：“不是，就是去年新收的太湖米，太湖虽然泛滥成灾，但并非颗粒无收，去年仅有的新粮都被收入苏州富商们的口袋里，这间太湖饭庄正是苏州富贾梁弘毅名下的产业之一，唐大哥猜猜这一顿饭要多少钱？”

唐泛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放下筷子，反倒回答了陆灵溪之前的疑问：“我觉得你不会对我不利，否则我就不会与你秉烛夜谈了，我也希望，你能对得起我这份信任。毕竟不是什么人，我都肯让他称呼我为唐大哥的。”

陆灵溪一怔：“从在船上那会儿，你就开始疑心我的身份了？”

唐泛：“当时周围那么多船，你却偏偏将人拉到我船上，后来我也并未与你说我要前往苏州，咱们却好巧不巧，就在街上相遇，一个巧合不难，难的是种种巧合，若是你多些耐心，倒不必这么急着出来与我相见，等我前往吴江的时候，再在那里相遇，岂不是更好？”

此时的唐泛嘴角噙笑，目光流转，语调轻描淡写，却有着说不出的风流。

陆灵溪呆了半晌，才忽然冒出一句话：“唐大哥，你笑起来可真好看！”

唐泛：“……”

他的嘴角抽了抽，有些闹不清这少年时而精明、时而天真的，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了。

“若是不说实话，我就走了，这里的松鼠桂鱼再好吃，我也没有兴趣与一个居心叵测的人共用，免得糟蹋了食物。”唐泛作势起身。

陆灵溪急了，连忙伸手拦住他：“唐大哥，你别生气，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确实是受人之托而来的，不过不是对你不利，反倒是来帮你的。”

唐泛挑眉：“帮我？”

陆灵溪点点头，目光诚挚而恳切：“是，你不要走，先听我说完好不好？”

唐泛：“你说说看。”

陆灵溪：“我没有骗你，我的确是平湖陆家的子弟，也的确是出门在外游历，你看，这是我随身佩戴的玉牌，上面刻着我的姓名，正是家中长辈所赐。只不过这次在京城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故人，他说你在苏州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让我南下找你，施以援手。我虽然生在平湖，却从小在苏州长大，在这里也有一些朋友，也许能帮得上你的忙。”

唐泛：“你那位故人是谁？”

陆灵溪：“怀恩。”

唐泛诧异：“怎么是他？”

陆灵溪道：“怀公曾在苏州府待过，于陆家有恩，陆家与他素有往来，这次我去京城，照老规矩去他官外的府邸拜访，正好遇上他休沐在家，便托付了我这件事。他说上次太子的事情与你无关，是因为对方要对付太子，反倒连累了你，这次你出来查案，东厂那边的人可能会趁机给你使绊子，让我顺道过来保护你。”他从怀中拿出一封信递过来，“这是怀公的亲笔信，上面还有他的私印，足证我所言不虚。”

唐泛接过信，并没有急着打开，反而问：“此事与东厂有何关系？”

陆灵溪道：“怀公说，苏州这边每年都会给东厂厂公尚铭送上不少孝敬，以前也给西厂的，不过现在西厂没了，东厂独大，他们更要巴结了。”

怀恩这人素来低调，但他在朝中人缘极好，万党借着皇帝昏聩，整治了不少大臣，怀恩总是能救则救，此番唐泛虽然被东官之事所累，但其实他知道太子身不由己，也没有怪怨过，没想到怀恩转头却派了陆灵溪过来，这让唐泛意外之余，也确实有点感动。

唐泛就问：“对于此事，你有何见解？”

陆灵溪表明身份之后，说话就更加爽快了：“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在京城听怀公说了一些，噢，对了唐大哥，怀公还让我转告你，他说吴江县令的叔叔是南京户部尚书陈致。”

唐泛扬起眉毛：“竟然还有这种关系？”

大明迁都之后，南京虽然还设有六部，但职权基本已经被北京六部所取代，成为官场上人人皆知的“养老胜地”。

但南京六部其实也不是一点权力都没有，最起码南京户部尚书就不是如此。



因为南京户部要负责征收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这四地的税粮，而这四个地方自古富庶，实际上就相当于全国近半数的税粮都掌握在南京户部尚书的手里，虽说最后税粮要上缴北京，但在此过程中依旧有许多可供操作的地方，因此南京户部是个实打实的好地方，南京户部尚书更是人人向往的位置，如果在北京混不下去，注定只能到南京混，那么所有人的第一选择必然是户部。

还不止这些，除了税粮之外，南京户部也还负责全国的盐引勘合，也就是说，如果商人们想要贩盐，就得先从南京户部那里拿到勘合，即贩盐许可证，才可以进行合法贩卖，否则就是贩卖私盐，被捉住了是要重惩的。

如此说来，苏州知府避而不见、态度蹊跷，想必也是与此事有关了。

唐泛觉得他一开始还是将这件事想得过于简单了些，本以为自己只是过来巡视灾情，当当和事佬罢了，没承想来到这里之后，才越发觉得事情复杂起来。

而且陆灵溪说的越多，事情反而显得越发杂乱。

东厂、南京官场、苏州府、吴江县，这一连串的人和事放在一起，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换作寻常官员，别说查明真相了，只怕想想都要退却，但陆灵溪看见唐泛听到这里头的干系之后，非但没有露出犹豫、迟疑的神色，反倒一副兴味盎然的模样，似乎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唐大哥？”陆灵溪忍不住探询地叫了一声。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去吴江县看看吧。”唐泛道。

陆灵溪想也不想：“唐大哥，让我跟你们过去吧，我会武功，也可以保护你。”

说罢他可怜兮兮地看着唐泛，似乎害怕对方因为自己一开始的隐瞒而对自己产生恶劣的印象，问完话之后便要撇开自己单独行动。

唐泛却并没有在意，陆灵溪一开始之所以隐瞒了怀恩那件事情，估计是想要借机试探一下自己能否入得了他的法眼，这些小心思不足为道，更不算冒犯。

更何况唐泛对陆灵溪的印象确实不错，下意识也总会对他心软几分。

“可以，不过在苏州的这段时间你凡事要听我命令，你若做不到，便休怪我无情。”

陆灵溪听得此话，登时整张脸都泛光了：“那是自然！我一定会乖乖听话的，你让我往东，我就不会往西！”

钱三儿闻言立马警惕地瞪着他，这是要抢自己的位置啊！

陆灵溪见他一脸戒备，还笑着对唐泛道：“唐大哥，你身边的人，除了那两个

东厂的就只有这个瘦弱不中用的了，就算有什么事他也保护不了你，还不如让我随身服侍你，我可以充当小厮也可以充当护卫，一举两得，多好啊！”

钱三儿爹毛：“谁瘦弱不中用了，我也是在北镇抚司当过锦衣卫的好不好？不信咱们过两招儿，看谁怕谁！”

陆灵溪上下打量他，表情是迟疑兼怀疑的：“你？锦衣卫？”

钱三儿的男人尊严和面子遭遇严重挑战，二话不说就挥拳上去，誓要将这小子狠狠地打倒在地上。

谁知道陆灵溪不闪不避，反倒伸手握住他的拳头，微微侧身，顺着他的去势轻轻地扭转了一下手腕。

姿势优美，身形矫捷。

另一只手甚至负于背后，没有动用到半分！

钱三儿便不由自主地往前扑跌过去，眼看就要摔一个狗吃屎，忽然间腰带一紧，又被人四两拨千斤地提了回去，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他就已经满脸迷茫地站在原地，拳头甚至还保持着方才挥出的姿势。

陆灵溪关切地问：“你没事吧？”

陆灵溪又扭头朝唐泛笑容灿烂地道：“唐大哥你瞧，这人的确不行，不足以保护你，还是我好吧？”

钱三儿觉得自己给唐泛丢脸了，不由得羞愤交加，脸色涨得通红：“大人！大人……”

在他们俩嬉闹的当口，唐泛已经施施然将一整面的松鼠桂鱼肉都消灭干净了：“行了，别闹了，你们还吃不吃，不吃就走了！”

陆灵溪幽怨道：“唐大哥，方才你没瞧见我的身手吗？”

唐泛伸手在他脑门上一弹：“瞧见了，很爽利，比锦衣卫强，行了吧？”

陆灵溪这才欢天喜地的。

钱三儿觉得自己很有必要为锦衣卫正名，忙反驳道：“大人，别说隋镇抚使了，即便是薛千户他们出马，也够这小子喝一壶了！”

陆灵溪笑眯眯道：“唐大哥说我好，那我便是好，任你万般诋毁也无用了，何必白费力气！”

钱三儿气了个倒仰，恨他恨得牙痒痒：“谁说你好了，大人那只是为了安慰你罢了！”

唐泛懒得听两人小孩儿似的斗嘴，当先便走了出去，二人这才赶紧鸣金休兵，紧随其后。



吴江县就在吴县隔壁，两个地方紧挨着，不单名字上只有一字之差，连距离也近得很。

唐泛三人从官驿要来三匹马，便直接骑马前往吴江县，午饭后出发，很快便到了。

刚进城，他们便觉得这里的氛围比吴县更压抑了一些。

城门处进进出出，下工的、做买卖的、走亲戚的人，与别处并无不同，只是人数上要少了许多。

陆灵溪提醒道：“吴江县城有东西两道城门，我们进的是东门，从西门出去才是太湖。”

唐泛点点头：“那我们先去西门看看。”

谁知三人刚走没多远，便见一行人从身后追了上来，为首之人身穿七品官袍，正是吴江县令陈銓。

对方想来也是经常坐轿子出行的，从衙门到城门也没几步路，陈銓就跑得气喘吁吁，直到唐泛面前才勉强挤出一脸笑容：“大人请留步！敢问大人可是左佾都御史唐泛？”

唐泛挑眉：“你是？”

陈銓忙拱手道：“下官吴江知县陈銓，拜见大人。”

唐泛似笑非笑：“陈县令，我既没有穿官袍，也没有表明身份，你何以那么肯定我就是唐泛？万一认错人，岂非闹了笑话？”

陈銓道：“大人龙章凤姿，仪表非凡，犹如鹤立鸡群，一望便知不是寻常百姓，下官听说朝廷要派御史下来巡查灾情，早早便嘱咐了城门士兵仔细留意，是以才能如此快地赶过来。”

他年纪不大，看上去只有三十开外，加上五官端正清隽，令人平添不少好感，是典型的精明强干的青年官员形象。

虽说大明开国至今，科举制度早已发展成熟，寒门子弟也有中举当官的，但总体来说，出身优裕人家的子弟能够得到的资源更多，他们可以聘得名师，有长辈教导，可以进有名的书院，最后能够考中的概率自然也就要比普通子弟大得多。

像唐泛这样，虽然家道中落，但总归还是大家出身，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陈銓更不必说了，他的叔叔是南京户部尚书，他自己也在当官，所以虽为七品县令，却有这般出众的气度，也就不奇怪了。

唐泛听了他这番解释，只是一笑，也不多话。

陈銮本等着他诘问，没想到这位唐御史却是异常沉得住气，只得又开口道：“大人此行远道而来，下官自当倾力招待，不过去年吴江遭逢大灾，如今元气大伤，尚未恢复过来，若有怠慢之处，还请大人恕罪。”

唐泛颌首笑道：“无妨，你是东道主自然由你做主。你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走。”

陈銮道：“那不如由下官先带大人去瞧瞧灾民的安置情况吧。”

唐泛挑眉。

他来到苏州之后碰到的三个人，苏州知府胡文藻避而不见，南直隶巡按御史杨济不在，眼下这位吴江知县，身处漩涡的中心，反倒主动提出要带唐泛去看灾民。

堂堂正正，毫无遮掩粉饰的意图。

唐泛与其四目相对，只见陈銮的眼神不避不闪，同样回望过来，露出微微一笑，并带着询问之意。

唐泛笑道：“那就请陈县令带路吧。”

陈銮：“唐大人请。”

陈銮带着唐泛等人来到城南，这里原本是一处荒废了的寺庙，现在被打扫干净，里面的佛像、物事也一应被清理掉，改成一处善堂，原来的僧舍也都拆掉，用来安置更多的床铺。

自然，这些床铺都很简陋，只不过是草席铺在地上，然后人躺在上面，盖上一床被子罢了，不过对于那些原本无片瓦遮雨的灾民来说，现在这个能够遮风避雨，又能吃饱穿暖的地方，已经犹如天堂了。

唐泛他们过去的时候，正巧赶上午饭时间，粥水是由官府派人熬制好之后送过来的，灾民们排成长队，拿着碗等待，并没有发生唐泛想象中那种嗷嗷待哺、哭天抹泪的情形。

陈銮给唐泛解释道：“这粥是按照一天两顿派的，中午与晚上各一次，现在的灾民人数已经减少许多，今年以来有不少人都开始陆续回家，所以现在秩序尚可。先前还发生过几回为了分到更多的粮食而抢夺伤人的事情。”

唐泛点点头，向错身而过的灾民手中端着碗望去，微微蹙眉：“这粥好像太稀了些。”

陈銮苦笑：“好教大人知道，如今县里的粮仓能拨出来的，下官都已经拨了，剩下的一些也已经作为税粮上交给南京那边了，县里现在的粮仓，其实早就搬空



了，您若是不信，下官可以带您过去瞧瞧。”

唐泛没有与他说话，却拉了旁边路过的一位老者询问：“这位老人家，你从何处来？”

老者抬头看着唐泛，又见到他身旁穿着官袍的陈奎，颤巍巍便要跪下行礼。

唐泛自然没让他这么干，一把就将人扶了起来：“老人家请勿多礼，你从何处而来？”

老者道：“小民自城外逃荒而来，多得本县老父母慈悲为怀，开城门放我们进来，使得我们有片瓦遮身，又不至于饿死，老父母在上，请受小民一拜！”说罢埋头便拜。

陈奎微笑着扶起他：“老人家方才没听到唐大人说吗？请勿多礼，此乃本县应该做的，既然身为父母官，就应该做我该做的事情。”

老者诺诺应是，神色拘谨，捧着碗不敢接话。

唐泛见他手足无措，便让他自去了，回头问陈奎：“苏州府不是有拨下粮食吗？”

陈奎摇头：“根本就不够，实话与您说吧，吴县那边也遭了灾，因为是苏州府治所，所以就先紧着吴县，结果我们吴江县倒成了后娘养的，拨下来的粮食只有三十石左右。”

唐泛皱眉：“怎么这么少？”

陈奎道：“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大人这边请。”

他带着唐泛来到县仓，命人打开大门，唐泛一瞧，里面果然空空如也，半粒米也没有了。

陈奎又拿来粮册给唐泛看，在苏州府拨粮那一款后面，的确明明白白写着三十石。

唐泛就问：“现在给灾民的粮食还能发几天？”

陈奎道：“大概还能维持三天。”

唐泛：“那三天之后，你打算怎么办？”

陈奎：“下官打算去向县里的粮商们借粮。还有，如今湖水已退，田地已经可以重新耕种，下官准备让人将灾民们分批劝回去，毕竟现在也只剩几百人了，总要容易一些，而且如果能够回家，除了那些地痞无赖，一般也没有人愿意死耗在这里的。所以只要向粮商们再借两三天的粮食就够了。”

唐泛：“他们肯借？”

陈奎笑了：“他们自然不肯，不过下官威逼利诱，总还能让他们掏出一



些的。”

唐泛也笑道：“弘雅可谓能吏也！”

之前称呼陈县令，是公事公办，如今改成了字号，顿时便亲近了许多，也间接表达了唐泛的态度。

陈銮拱手道：“不敢当大人赞誉，此为下官分内事，无非是恪尽职守罢了。”

唐泛拍拍他的肩膀：“‘恪尽职守’这四个字，说易做难，多少官员也未能遵守，你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回去之后，我定当如实禀告，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陈銮笑了笑：“大人言重了，知府大人其实也不容易，遭灾的县有好几个，肯定有轻重缓急之分，下官可以谅解。”

唐泛扬眉道：“但据我所知，遭灾最严重的，也就吴江与吴县两个地方，而且之前吴县的灾民听说吴江这边提供的粥水更充足，就都跑到你们吴江来了，可有此事？”

陈銮道：“灾民的确超过预期，所以吴江这边才捉襟见肘，否则若是依照平日的数目，县仓的粮食应该是够用的。正因为此事，南直隶巡按御史杨济才会弹劾下官，不过后来下官向他解释明白之后，杨御史也就没有多做纠缠了。”

唐泛点头：“此事我自会找杨济证实的。”

陈銮带着唐泛在城南各处转了一圈，回答了不少问题，俱都条理分明，令唐泛面上的笑容越发和煦起来。

与谈吐不凡、进退有据的陈銮相比，行迹慌张、多有古怪的胡文藻，不仅落了下风，而且显得分外可疑。

唐泛在吴江县吃了顿饭，陈銮招待的菜也都很简单，并没有因为唐泛过来就大鱼大肉的，自然也不会太过寒酸。

陈銮、唐泛、陆灵溪和钱三儿，加上陈銮那边跟着作陪的两个人，七菜一汤，都是常见的菜肴，却做得十分美味。

抛开官员的身份，唐泛与陈銮出身相仿，两人也有不少话题可聊，席间自然宾主尽欢，一派祥和。

饭后唐泛谢绝了陈銮的陪同，说是自己在县里再看看就回去了，让陈銮去忙公务，不必作陪。

陈銮也没有坚持，客气几句之后便告辞离去了。

看着陈銮远去的背影，钱三儿笑嘻嘻地感叹：“这才是光明正大的官员气度呢，小的瞧他身上与大人倒有些相似之处！”